



1 冤魂半夜显灵

“最近城外的哨楼上，每天夜里都闹鬼啊！”

这是一千年以前，发生在北海寒风凛冽的丹麦海滨艾尔西诺城的事情。

哨楼建筑在城外伸向海中坚硬而高耸的岩石上。今天晚上，是由一个胆大而勇武有力的士兵站在哨楼上，目不转睛地监视着大海。

黑暗中，白色的浪花看上去就像魔鬼在那儿张牙舞爪，强劲的海风打耳朵边掠过去，发出凄惨的呼啸，仿佛要把人吹走似的。

“哇！好冷啊！真吃不消。”

哨兵的身子一个劲儿颤抖着，同时，披在身上的盔甲上面的金属品也丁当作响。

接着，他想起哨楼上连日来闹鬼的传闻，因此开始忐忑不安起来。也许是被那令人丧胆的风吹过的缘故，连这个以胆大自负的士兵也抖个不停了。

“像这样风浪很大的夜里，敌人是不会来进攻的，就是敌人的船来了，也没有办法靠岸，要是碰上了暗礁，保险它会碰得粉身碎骨。时间也快到了，下去迎接那位接班的仁兄吧！”

他一边儿自言自语地说着，一边儿把那长矛扛上了肩膀，打哨楼上走下来，一步一步地来到岩石上那狭窄的石阶上。

“谁？”

从下面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叫声。

他立刻从肩膀上取下长矛，采取应变的姿势，同时反问道：

“谁？这正是我所要问的话。站住！快报上姓名来！”

“丹麦国王万岁！”马上听到下面有人在这样嚷着。

“丹麦国王万岁！”这句话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暗号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口令”。假如答不出口令的话，那就有嫌疑了，即使是被矛刺死了也无法伸冤的，这是军队里的一种规定。

“啊，那口音的确是少尉。”

“对了，我是少尉。你是岗卫吗？辛苦了。”

少尉说着就要上来了，因此，这个哨兵马上就采用立正的姿势站在那里等候着。

“没有发生什么事吧？”

“是！什么事也没有。因为交班的时候快到了，所以我正准备下来看看。”

“嗯，今天夜里的步哨由我来接替，你可以放心地回去睡觉啦！”

“辛苦你了，少尉。”

这哨兵向少尉行了一个举手礼，然后就自己走下来了。

“噢，等一等！”少尉回过头来叫住了这位将要下班的士兵。

“是！有什么指示吗？”

“真的没有出什么事吗？少尉不放心似的又重复地问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连一只老鼠吵闹的声音都没有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上面的风很大吧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风已经大得不得了啦！”

“唔，老实告诉你，因为谣传每天晚上在这个哨楼上有鬼怪出现，所以今天夜里，我和中尉以及哈姆莱特王子的朋友霍拉旭，约定在此相会，我们三个人要亲自看看那鬼怪是不是会出现。如果你在半路上碰到他们，可以告诉他们我已经在这儿等着哪！”

“遵命……啊，听到啦，听到啦，这个‘咚咚’的脚步声一点也没有错。你听，不是越来越近了么？”

“咯咚、咯咚”的鞋子着地声，混杂着刀鞘拖在石头上的声音，以及轻微的谈话声，越来越大了。

“站住！是谁？”

士兵为了职责所在，等脚步声走近时就这样嚷着，一方面也提起了长矛做预备姿势。

“丹麦国王万岁！”

下面的人所回答的，和刚才少尉所回答的一样。

“好，那么，报上姓名来！”

“霍拉旭。”

“效忠国王的中尉。”

哨兵又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。

“少尉早就在等候着呢！”他说着又敬了一个礼，然后从两个人上来的石阶走下去了。

“噢，霍拉旭先生，中尉阁下，欢迎两位应约而来，辛苦了。”

从黝黑的前方，听到了少尉的声音。

“你已经在那儿了吗？少尉。”霍拉旭回答少尉。

三个人结伴儿向高台上前进。

“啊！好大的风呀！”霍拉旭背向着风吹过来的方向说，“虽然如此，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大概鬼怪也快出来了吧？因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不怕死的勇士，所以连鬼也害怕起来了！今天夜里恐怕鬼也要告假休息了吧？哈哈！”他说着便大着胆子笑了起来。

少尉说道：“我和中尉到昨天晚上为止，其实也和霍拉旭阁下一样，哪里肯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鬼。可是到昨天晚上就大大地改变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带你到昨天晚上看到那奇怪东西的地方去吧！”少尉说着便站了起来，然后往哨楼下边走去。

“就是这儿，坐在这块石头上等着吧！”

因为少尉已经坐在那四四方方的石台上了，跟着另外两个人也并排坐了下来，少尉的眼睛一直凝视着前方，然后用手指着说道：

“霍拉旭阁下，你看！就在那一带，那云和云的缝隙，可以看到那微弱的星光吧！那是北斗七星的第四星，就在那颗星的下边儿。喏！喏！”说着，刚好就在手指的那黑黝黝的地方，忽然闪出微微的亮光，在那儿，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。

“咳！出来啦！出来啦！霍拉旭阁下，你瞧那个！你还能再说这是谎话吗？你看不见吗？来了，渐渐朝这边来了呀！”

中尉一边好像用手拂开什么东西似的，一边将脸藏了起来，同时，全身也微微颤抖起来。

“啊！霍拉旭阁下，霍拉旭阁下，你看！那就是鬼呀！”少尉把手搭在霍拉旭的肩膀上，拼命地摇晃着他。

霍拉旭马上就盯住了那个鬼。

于是，那模糊的鬼慢慢地越来越清楚了。他们现在才知道，那鬼正凝视他们三个人呢！

“哦 原来如此。”霍拉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才开始说话：“我输了，你们的话是正确的。不过 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，一点儿也不错 确确实实是个鬼。”

霍拉旭看到眼前这种事实，再也没有办法和他们争辩了。

“这真是怪事 再也没有比这种事更奇怪的了。真是不能使人相信，但是，又不得不相信，而且……噢！等一等。这个鬼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呀……啊！对了，那是国王嘛！看他穿着那雄伟的盔甲，就知道他是前些日子死去的先王，样子和他在世的时候威风凛凛出征的雄姿一模一样！”霍拉旭喃喃地说着，不一会儿，便倏地站起身来，向鬼的方向走过去两、三步，手握着刀柄，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，大声喊道：

“谁呀？站在那儿的莫非是鬼吗？还是魔鬼的恶作剧呀？你装扮成先王在世时的模样，每天晚上出来吓人，实在叫人奇怪。或者还有其他的理由吗？有的话快说出来给我们听！答话呀！”

霍拉旭前进了一、两步后，那个鬼飘飘浮浮地朝后面退了过去，同时，影子也越来越淡了，就好像当初出现的时候一样模糊，并且，渐渐像要消失的样子。

“停住 停住 在消失以前，得回答我的话！答话呀！”霍拉旭大声地嚷着，想制止住鬼的消失。结果只是白费口舌而已，鬼就像蜡烛火被吹熄了似的，连影子也看不到了，剩下的依旧和原来一样，只是一片漆黑。

霍拉旭好像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似的，站在那儿发呆，然后，心里想道：

“我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啊 刚才我已经亲眼看到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能看出他像是死去的国王。可是，先王为什么要用这种鬼的姿态出现呢？真叫人费解。唉！简直把我搞迷糊了。”

霍拉旭想起了先王生前的事情，然后对中尉和少尉说道：

“啊！回忆过去的事情，好像就在眼前。那威风凛凛的英姿……先王身披白色的盔甲，骑着白马，庄严地出现在队伍的前面，然后，和那以刚勇闻名的挪威国王，做一对一的比武……不用说，我们英勇的国王胜利了。因此，挪威王国的领土，一大半并入我国的版图。经过几年以后，挪威王子福京普拉斯等，为了要夺回他们父王所失去的领土，不自量力地召集部属，训练精兵，等待我国防备松懈的时候，举兵攻击，因此，先王显灵或许是要告诫我们，防患于未然，做各种的准备。”

“那是对的，霍拉旭阁下。听说好像是昨天吧！挪威派来了一位使者晋谒我们的新王，说不定就是下战书向我国挑战呢！也许就因为这样 所以先王将御驾亲征时的英姿显现给大家看。”少尉已经把这件事认定了是先王的显灵。

可是，霍拉旭却不以为然，又重新把双手抱了起来，把头歪在一边，好像百思不解的样子。

“不，不！你们所猜的这些事情，都是似是而非的。从前有一位叫做凯撒的英雄，他被反对党的人暗杀刺死在议院里。也许是老天爷对这位伟人的死亡非常怜惜，所以，在他被害的前一天，听说许多已经死去的人，都从坟墓里走出来，在街上乱跑。说不定，我们这个国家会发生比战争更残酷的灾祸！因此，我总是定不下神来。……嘘！别做声。你们看！他又在那个老地方出现了……”

当霍拉旭看到以后，立刻用手指了过去。军官们仔细一看，还是刚才那个鬼。

“停住！别走。假如有话要说的话，就请说。不管是好事，或者是坏事，都没关系，尽管说好啦！”霍拉旭心想，这回绝对不能让他逃掉，因此逼近了过去。

但是，这番话不知道对方听懂了没有，只见那个鬼又飘飘忽忽地向空中而去，并且影子也越来越淡了，好像又要消失的样子。

“把这个鬼喝住，叫它停下来！”

霍拉旭这么一嚷，两位军官“喝”、“喝”两声，都把军刀从刀鞘里拔了出来，警告似的喊道：

“你不怕被斩吗？”

鬼依旧没有答话，因此，两位军官一左一右举起军刀砍了过去。

中尉的刀只是在空中砍了个空，少尉的刀却碰在石壁上，“锵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而那个鬼的影子，在一阵阴风过后，轻飘飘地浮上空中去了，然后，就像一盏灯被吹熄了似的消失在黑暗中。

三个人十分懊丧地呆望着那个鬼消失的地方。

就在这个当儿，遥远的天空已经泛出鱼肚样的白色了。

霍拉旭把脸转过去向着两位军官说道：

“我想这件事情不必传扬出去，我们只告诉哈姆莱特一个人吧！两位的意见如何？”

“当然很好。那么就悄悄地报告我们所崇拜的王子吧，你说好不好？少尉。”

“我十分赞成。”

三个人商量妥当以后，深深地呼吸着早晨那柔和而新鲜的空气，跟着就从石阶上走了下来。

可是，鬼为什么每天晚上要在哨楼上出现呢？霍拉旭那样急迫地问，他为什么连话也不回答一句，就消失了呢……



2 悲愤的王子

霍拉旭和两位军官，在哨楼上看到鬼而悄悄回来的那天早晨，城里传来一阵新国王临朝的响亮号声。

王城最高的地方有一个大厅，厅的中央有两张用美丽的宝石所镶成的象牙椅子，那是国王和王后的座位。

丹麦的新国王克劳狄斯，是两个月前突然死去的先王的弟弟。

先王不只是一位英勇而伟大的国王，他对待人民也非常温和，所以非常受百姓的爱戴，他把国家的事情统治得井井有条。

王子哈姆莱特不但聪明，而且学识过人，还非常重情义，因此，丹麦的王室以至于其他的国家，谁都相信丹麦是会安定而繁荣下去的。

但是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尽如人意的。

这件事情发生在两个月前的一天：先王因为处理政务，身体感到疲倦，因此走到室外，坐在树荫下打起瞌睡来了。正当这个时候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条毒蛇，把正在午睡的国

王咬了一口，于是毒液立刻传遍全身，等他的侍卫们发觉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

丹麦举国上下都为国王的驾崩而悲恸。

以挪威的福京普拉斯为首的那些邻近的国王们，都在虎视眈眈地准备着伺机而动。国家一旦没有国王，说不定会出很大的乱子。

于是，从大臣波洛涅斯起，所有的官员都来开会商讨善后事宜。

虽然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武将们，认为应该由王子哈姆莱特继位，才是名正言顺的事。可是，波洛涅斯大臣却主张由克劳狄斯继位，理由是：

“哈姆莱特王子太年轻。在处理对内、对外的各种繁重的国家大事上，只有克劳狄斯继承王位才最适当。”

这样一来，终于决定了由克劳狄斯继承王位。新王克劳狄斯算起来，是哈姆莱特王子的叔叔。

先王是位庄严、英勇而有风度的人。克劳狄斯却是个外貌忠厚、心怀奸恶的人，满肚子尽是些坏主意。

克劳狄斯从接位的那天起，口头上虽然说是对于王兄的驾崩感到十分悲哀，心里却是欢喜得不得了。他召集了左右，从早到晚，甚至有些日子通宵达旦地举行盛大豪华的宴会，尽情饮酒作乐。

今天早晨，他又因为昨天夜里的酒醉还没有醒，摇晃着身体，由侍从们扶着，才坐上那镶有宝石的象牙椅子。

由大臣波洛涅斯为首的许多官员，以国王的好恶为顺序，早已各就各位，在那儿等待国王的训示。

哈姆莱特和母后，也坐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。不一会儿，

国王抬起了头，向四周看了一下，然后开口说道：

“大家听着！现在有一件关系国家的重大事情要告诉你们，因为先王的英勇而失去了领土的挪威国王的小儿子——福京普拉斯，他大概以为先王死了以后，我们国家就会乱起来，昨天派了一个使节来叫我们归还他们的土地。假如我们说声‘不’，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讨还。还说，到那时候，见面的地点恐怕是在战场上。嘿！他们简直胆大妄为，不自量力。我只觉得，百姓们好不容易刚从先王那种血腥四溢的连年战争统治中解放出来，应该让他们享受一点儿太平盛世的安乐日子。没想到，又闹着要打仗了。这怎么能不叫我为人民叹惜呢？”国王堆着满脸的奸笑，然后接着又说：

“我总是想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和他们和平相处，所以，日夜都为这件事绞尽脑汁。现在，我倒想出一个好办法：福京普拉斯这小鬼的叔父，现在正统治挪威边界上一个小小的国家，他是我过去的好朋友，我准备还给他一半的领土，让他下令禁止福京普拉斯军队的行动。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计策吗？因此，我派了两个使臣前往谒见他。喂！那两个人呢？到前边来！”

克劳狄斯王是听说福京普拉斯也像他父亲那样强悍，所以，还没有交战就先怕得不得了，却拼命不想让别人看出他胆怯的心理。两个使臣走到他的跟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，国王便把一卷写在羊皮上的信，交给了其中一个人。

“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差使，你们得好好地完成任务。这封信虽然写得很详细，不过你们还得随机应变，处理得体才好。”

“国王，请您尽可放心。”

“唔！好，好！祝你们早日完成使命。好好去吧！”

这两个人又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，然后才退了下去。

“喂！波洛涅斯的儿子雷盖兹呀！听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来恳求我是吗？什么事呀？可以说给我听听看吗？我和你父亲，并不是像君臣之间的那种关系，虽然是亲戚，其实比亲兄弟还要亲密哩！知道了吧？雷盖兹。”国王很兴奋地向着这位看上去很有出息的青年说。

青年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，抬起了他那白皙的脸说道：

“我要求国王允许我回到法国去。我是为了参加国王的登基大典而来的。我的任务到此已经完毕。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丢在那儿没有办，所以，无论如何请国王准许我的请求。”

“如果有很多事情必须等你回去处理，那就不必在这儿多逗留啦！好吧，让你回法国去也好。但是，光是我答应也不成呀！主要是要看你的父亲波洛涅斯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了！”国王说完这话，调过脸去看了一看坐在身旁的大臣波洛涅斯。那胸前垂着白胡子的老人——波洛涅斯离开了座位，站起来行了一个礼，随即以恳求的口吻说道：

“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法国，这小鬼睡觉的时候也好像都在做着到法国去的美梦。连我也被他这种热忱感动，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国王！您就让他到法国去吧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雷盖兹！那么，你什么时候高兴，就什么时候出发好啦！”

雷盖兹一听到允许他去法国，就很高兴地告退出去了。

“噢！站在那边的哈姆莱特呀！你走过来一点儿！”国王装出一脸笑，向站在远处的哈姆莱特王子招手。

“自从王兄去世以后，你就是我哥哥留下的惟一命根子，对我来说也是最亲的侄儿。现在，我虽然继承了王位，但我却没有子女。所以，将来这个王位迟早是你的。从这点来说，你已

经不是我的侄儿，而是我的继承人，也可以说是我的王子了，我是真心把你当做我亲生儿子一样看待的啊！”国王很会说话，哈姆莱特王子只是低下头露出很为难的神色，听着他这番甜言蜜语。

“哈姆莱特，你怎么啦？看上去好像一点儿精神也没有，脸色又那么苍白。你看我对你那么关心，把你看成是我自己的孩子那么关心。假如你有什么心思，可以坦白告诉我，让我来帮助你解决，不要老是那么愁眉苦脸的。”国王越是说些讨好的话，哈姆莱特王子越觉得肉麻、可笑。但是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也只有忍耐。

“噢！你可能还在念念不忘死去的父王。那也难怪！一个做儿子的，当他父亲去世以后，当然是万分悲伤的。你这番孝心使我非常感动，这才是真正的父子之情。不过，也不必过分伤心，总要有分寸的呀！”国王的话渐渐带着点儿责备的口吻，然后继续说道：

“假如你因为过度的悲伤而损坏了自己的健康，这不但不是孝顺，简直可以算是不孝了。我想，这一定不是在天堂上遥望人间的先王所愿意的。就像你丧失了父亲一样，当年，你父亲也曾丧失过父亲呀！为人子者最大的孝行，是如何继承先业，使它发扬光大，并且还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。对不对？你们大家说是不是？”克劳狄斯王说着，同时，把眼睛向左右的部属看了一下。

“那是的的确确的至理名言，一点儿也没有错。”波洛涅斯和其他的官员，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国王刚才的这番话。

“哈姆莱特呀！你听到了吗？大家不是都认为很对吗？以后，要把对父王的事想开一点儿，提起精神来，恢复快快乐乐

的笑容。还有，听说你要回到城外的大学，是吗？那可不行呀！你是一国的王子，如果离开自己的国家很远，我和王后，还有大臣们，都会为你担心的呀！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是的 我知道。”

“那么 你愿意留在王城里啦？”

“是的。”哈姆莱特王子好不容易才回答了这么一句。

国王听了他这样回答以后，又向大家看了看，接着又说：

“心地善良的哈姆莱特，既然服从了我的话，愿意永远留在这王城里，大家都满足了吧！我也非常高兴。这样一来，丹麦的王族也永远万世一系地不断了。那么，今天大家就来庆祝一番吧！快把准备好的酒菜拿到这儿来！”不一会儿，就从隔壁的房间里送来香喷喷的酒、烤好了的整只小牛，以及鱼、水果，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山珍海味，一样一样地端了上来。

首先是国王，在大得出奇的金酒杯里斟满了一杯酒，其余的人也都依职位的高低，按次序斟上了酒，然后大家站起身来，举起酒杯同声高呼：

“国王万岁！”

“哈姆莱特王子万岁！”

接着，各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
但是，只有王子一个人，他的酒杯里虽然也斟着满满的酒，他却连手也没有碰上一碰，只是一直在沉思着。

王子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这时候，其余的人都在开怀畅饮，而且越来越兴奋了。

喝酒的声音、吃东西的声音、碰杯子的声音、喧嚷笑闹的声音、歌唱的声音，越来越不成体统。于是，王子趁大家闹得正起劲的时候，悄悄地离开了大厅。

在大厅饮酒作乐的那些人，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大叫大闹。虽然这种声音渐渐远了，但是，却从那作战时做射箭用的小窗子里，传来了北海汹涌的浪涛声。

王子在那小窗口旁边站了一会儿，听那海浪的声音。

“哈姆莱特王子殿下，您也到这里来了吗？”

“噢？是你？霍拉旭！”王子没想到竟会是同学在叫他。

“是的。一点儿也不错，我正是霍拉旭。”

“我以为你还在学校里呢！什么时候回到这里来的？为什么回来不立刻告诉我呀？”

“是昨天回来的。因为昨天晚上搞了一个通宵，刚刚起床不久，为了想要见您，所以赶紧来这里……”霍拉旭说着说着，忽然注意到王子这副消瘦的面孔，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心里难过得连话也说不出，只是静静地凝视着王子的脸。

“霍拉旭！话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才好。在这段和你分离不太久的时间里，世界上的事情可完全变了呀！”

“我们这个国家，连人心都变了！喏，听到了吗？这是从宫里的大厅传出来的……那些醉鬼，一天到晚总是这样胡闹着。庄严的艾尔西诺王城的王宫，曾几何时，竟变成了这么荒唐的地方！唉！要是父王在世的话……”王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同时，还用双手捧着头。

对王子非常了解的霍拉旭，正在考虑，是在这儿和王子谈呢，还是等下次有机会再和王子说呢？可是，一会儿，他好像下了最大的决心似的，挨近到哈姆莱特王子的身旁。

“哈姆莱特殿下，您刚才说再也不会见到的那个人，我昨天夜里却看见了呀！”

也许霍拉旭这番话过分的出人意外，王子没能立即了解他的意思，所以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。

“你所看到的是谁呀？请再说清楚一点儿好吗？”

霍拉旭便把嘴巴凑到王子的耳朵边，轻轻地说：

“是您的父王 我看到先王啦！”

王子一听这话，立刻向后退了一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霍拉旭的脸，然后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霍拉旭，连你也在开我的玩笑吗？请别拿我开玩笑好吧！我现在没有时间来跟你谈这些。你的神经错乱了吗？先王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他已经埋在坟墓底下两个月啦！如果说他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那我是不会相信的。”

霍拉旭知道王子误会了，于是慌忙解释道：

“王子！请等一等。这也难怪您生气。但是，我并没有说谎，跟我一起看见先王的，另外还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马上也会到这儿来的。等这两个证人来了以后，再把详细的情况告诉您吧！”

王子听到好朋友霍拉旭这样自信地说，也就不完全认为是一种谎言了。

“好！那么，就等候那两位证人来了以后再说吧！”

等了大概有十分钟，中尉和少尉两个人就一块儿出现了。

“霍拉旭阁下，你早就到这里了吗？”

“王子殿下，您也……”

两位军官恭恭敬敬地向哈姆莱特王子和霍拉旭打了个招呼。

“噢！你们两个人来得正好。我刚才已经把昨天夜里那奇怪的事报告王子了。但是，王子似乎不太相信，所以我请你们替我做证。现在，我把当时的情形说一遍，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，

请你们两位再补充一下。”

两位军官点了点头，然后，大家把眼睛向四周围看了一下，并且又走到门口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。

“王子殿下，请慢慢听我向您报告！昨天我回城以后，才听这两位朋友谈起闹鬼的事情。起初，我也和您一样，根本就不相信有这种事情，可是，他们两人硬说是曾经亲眼看见。因为光用嘴巴在那儿争论是永远得不到结论的，不如提出证据来，免得大家相互争论。于是，就决定一块儿去看个究竟。”王子听到了霍拉旭这番话，不自觉地身体凑了过来。

“哦 那是在哪儿？”

“在外边高台的哨楼上。时间是在半夜过后到天亮的这一段时间……”接着，霍拉旭便把昨天夜里所看到的情形，从头到尾讲给哈姆莱特王子听。哈姆莱特王子也一直侧着头静听霍拉旭的话。听完以后，便对旁边的两位军官问道：

“你们两个人也听到了吧 霍拉旭刚才所说的话没有错吗？”

“事实和他所说的一样。”

“一点儿也不错。”两位军官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“这些话越听越觉得奇怪，的确叫人想相信也无法相信。你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愿意再去看一看呢？”

“假如王子有意思叫我们去，我们当然愿意去。”霍拉旭一面回答，一面侧过脸去看了一下两位军官 他们也点头表示同意。

“鬼所穿的是全副盔甲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面孔看得很清楚喽？你们能断定那就是父王吗？”

“的确是。”霍拉旭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王子抱着两只手，闭起眼睛，想了一阵，说道：